

一部揭示人生底蕴的开拓之作

——读段德智《死亡哲学》

彭 昌 林

《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8 月出版)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方哲学史的一项哲学理论新成果,是一部饶有新意的补白之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专题和哲学史论的研究论著中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深入浅出的哲学理论专著。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进行了探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该著以西方死亡哲学为主体,兼及中国死亡哲学,古今贯通,阐述了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近代、当代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内容丰富、立意新颖、逻辑严谨,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哲学理论专著。全书紧紧围绕死亡这个核心,层层展开,蔚然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导论中,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死亡哲学的概念作了静态的分析和动态的考察。论列了人类死亡哲学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最后一章更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并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是当今时代不可超越的死亡哲学这一重要命题。该著围绕着死亡哲学有关问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发人深省的见解。下面我们就循着作者的思路对其中几个最引人瞩目的问题稍加评述。

首先,作者对死亡哲学概念作了“哲学”的界定,揭示了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死亡哲学的两个基本的意义层面。死亡作为每个人都无可逃避的事实,原始人类从超出动物界之日起,面对着同类的死亡,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只是这在当时多半是在原始宗教或神话,以及以与原始宗教相结合的原始艺术和礼仪等形式中反映出来;随着人类智力的不断提高,人类哲学思维形式的出现,生死问题自然而然成了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之一。作者认为,死亡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哲学这门科学,它关涉的是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它所讨论的是“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死亡的终极性与非终极性、人生的有限性与无限性、死亡和水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会”以及“诸如此类有关死亡的形而上学问题”。因而死亡哲学有别于其他一切以死亡为研究对象的具体科学。例如:它并不具体的讨论“临床死亡”、安乐死的具体措施、植物人的死亡权力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它仅仅是以理论思维形式表达出来的关于死亡的形而上学或曰“死而上学”。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获得了特有的超越地位,对以死亡为研究对象的一些具体科学有一种统摄和指导作用。为了进一步揭示死亡哲学概念的丰富意涵,作者还进而对死亡哲学的意义的两个基本层面作了详细论述。作者认为,死亡哲学具有明显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死”与“生”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死亡哲学虽名为谈死,实乃谈生,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或毋宁说它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一种深化、延续和扩展。这不仅因为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才可能获得对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使生活具有紧迫感;更重要的还在于死亡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在于死亡的意义或价值问题,其实质是一个赋予有限人生以永恒或无限的意义或价值问题。作者认为,死亡哲学既然明显地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自然也就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这是因为从理论逻辑上言,世界观或本体论总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而“死亡哲学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说到底是因为对死亡问题的哲学思考是我们达到哲学本体认识的重要工具、捷径或契机”,这无疑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一个比较深刻的见解。

其次,该著不仅对死亡哲学概念作了较为深刻的静态分析,而且还对其作了动态的考察,把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描述成一个必然的、有秩序的进程,一个包含诸阶段于自身内的“有机的全体”,一个在“发展中的系统”。作者用四个整章的篇幅,展现了死亡哲学演变的全景和历史逻辑,勾勒了西方死亡哲学的整体逻辑框架。指出“死亡的诧异”是死亡哲学的起始阶段,它侧重讨论的是死亡的本性问题,为后世的死亡哲学作了必要的铺垫。继之而来的是“死亡的渴望”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类不再用自然的眼光而是用宗教的眼光看

待死亡，把对天国生活的渴望转嫁到对死亡的渴望上。死亡哲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死亡的漠视”阶段。人类不再用神的眼光而是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死亡，但却采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生死问题，把死亡看作与人生毫无关系的自然事件，因而对死亡采取极端漠视态度。随后到来的是“死亡的直面”阶段。人们一改近代人对死亡所取的漠视态度，重又把死亡当作人生的一个基本问题提了出来。这一阶段的死亡哲学要求人们不要漠视死亡和回避死亡，而要“直面死亡”，面对着死亡去积极地思考人生和筹划人生。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作者一方面尽力揭示诸历史阶段间的差异和对立；另一方面又认真地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既致力于那些阐扬含有推动性原则的死亡哲学形态或哲学系统，又注意着力于昭示诸死亡哲学形态所蕴涵的必然的和不死的内容。饶有辩证意味的是，作者在上述基础上还概述了死亡哲学历史发展的三个基本特征，指出死亡哲学的历史发展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是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种螺旋式的前进上升运动；是一种基于历史上诸死亡哲学形态对立统一关系的矛盾演进过程。这就在辩证唯物论基础上为我们历史地和辩证地理解和把握死亡哲学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

再次，该书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是作者始终对西方死亡哲学思潮持“批判”态度，又竭力把批判性同科学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科学批判的灵魂。作者把“批判”理解为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严谨而又慎重的科学评价，理解为辩证的否定即扬弃。这样，“批判”在该书里就不是对错误思潮的简单的外在否定，而是让被研究对象自身说话，以对象自身的矛盾演进来暴露该理论的不合理性，预示出它在逻辑上不可避免的自我解构，从而深层次地揭示出西方死亡哲学在理论上的失足，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取代传统死亡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作了必要的铺垫。

最后，本书的再一个重大特点是：它以一个整章的篇幅系统地历史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的实质、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并指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生死观才是过去时代死亡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历史总结，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伟大成就。这也正是该著超越于西方同类著作的优势所在。作者指出，在当今时代流行的诸多死亡哲学形态中，除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外，还有意志主义、存在主义、实证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死亡哲学形态，这些形态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精神和社会矛盾，甚至也能盛行一时，但却都象哲学星空中的流星，一划而过，它们都未曾作为西方哲学的正宗长期主宰西方哲坛，更不用说作为意识形态长期控制民众的社会心理了。基于这种认识，作者强调指出，在当代死亡哲学宇宙中除了流星外，还有一颗太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其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充分体现了我们时代上升阶级和居主导地位阶级的特征、利益和历史使命，是我们时代上升阶级和居主导地位阶级的死亡哲学。是当代死亡哲学中唯一自觉到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和历史使命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物质武器的死亡哲学，是唯一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作为死亡最高价值尺度的死亡哲学。因此，只要我们的时代存在一日，产生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土壤也就必然存在一日，而作为这个阶级的精神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也就必然存在一日，并将继续作为我们时代居主导地位的死亡哲学发挥其固有的历史作用。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把自己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实践”上，放在改变现存世界上，放在摧毁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上，放在工人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事业上。所以，它是人类死亡哲学史上迄今为止最彻底、最具有实践能力、富于现实性的死亡哲学。其三，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对传统死亡哲学及当代其他死亡哲学形态持开放的心态和扬弃的原则，因而它永远是死亡哲学历史的一面镜子，永远随着世界历史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是我们时代永远不会过时的死亡哲学。

诚然，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在其发展道路上有顺境也有逆境，有高潮也有低潮，常常是一波三折，正如太阳一样有升有落，但它本身却永远散射着光和热，它作为当今时代不可超越的死亡哲学，将永远照耀着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奋勇前进，永远鼓舞着他们为人类的自由解放、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奋力拼搏。这无疑对批判当今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派论”和“过时论”的错误观点给予了有力的还击。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哲学还明显地具有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一个理论重心。它把“人的有死性与不朽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生的自由的辩证联结，个体生命(小我)的有限性与群体生命(大我)的无限性的辩证联结，个体死亡价值与人类社会发展走向和人类解放大业的辩证联结”作为基本内容。这些无疑将对当今青年人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起到积极的作用。